

〔清〕张春帆 著

九尾龟

高明槐 点校

目 录

第 一 回	谈楔子演说九尾龟	访名花调查青阳地	(1)
第 二 回	真抑寒粉墨登场	假从良姑苏遇旧	(8)
第 三 回	余香阁初点满堂红	章秋谷重过谈瀛里	(14)
第 四 回	金月兰无端受气	方幼恠有意寻芳	(19)
第 五 回	陆兰芬游园逢土地	方幼恠摆酒闹金刚	(24)
第 六 回	留夜厢假装阔客	抢汇票硬捉瘟生	(30)
第 七 回	车走雷声香尘一瞬	酒酣奇气名士高吟	(35)
第 八 回	章秋谷意气结新知	方幼恠平康逢旧识	(41)
第 九 回	章秋谷苦口劝迷途	陆兰芬惊心怜薄命	(46)
第 十 回	兆贵里刘厚卿行令	吉升栈张书玉发标	(51)
第 十 一 回	对酒当歌忽逢旧友	阳春白雪快和新诗	(56)
第 十 二 回	翻花样偷天换日	吊膀子接木移花	(61)
第 十 三 回	汪宏超花钱代审	金汉良拼命吹牛	(66)
第 十 四 回	一监生录遗受气	两承差讨赏翻腔	(71)
第 十 五 回	曲辫子坐轿出风头	红倌人有心敲竹杠	(76)
第 十 六 回	论妍媸畅谈电气	谈嫖界痛骂官场	(81)
第 十 七 回	吃花酒初遇假同知	讽官场怒嘲真令尹	(86)
第 十 八 回	设机关流氓传电报	卖风情名妓访萧郎	(91)
第 十 九 回	闯房间莽客怒生波	圆好梦良宵花解语	(96)
第 二 十 回	王云生安排扎火囤	章秋谷踏破仙人跳	(100)
第 二 十 一 回	闹张园醋海起风潮	苦劝和金刚寻旧好	(104)
第 二 十 二 回	香车宝马陌上相逢	纸醉金迷花前旖旎	(109)

第二十三回	瘟富翁误堕迷途	名校书安心涩浴	(114)
第二十四回	邱公子狠心惩爱妾	林黛玉拼命闹华堂	(119)
第二十五回	恨无良闭户锁金刚	消妒意开笼放鹦鹉	(124)
第二十六回	说瘟生平心论嫁娶	评嫖客谈笑骂官商	(129)
第二十七回	林黛玉春宵引凤	王云生黑夜捉奸	(135)
第二十八回	吹大话满口牛屎	露真情一箱石块	(140)
第二十九回	写伏辩光棍无颜	听良言名花有主	(144)
第三十回	章秋谷乱叉麻雀	陆晚香暗印灵犀	(149)
第三十一回	西安坊名士讲嫖经	高升栈优伶夸大口	(154)
第三十二回	吊膀子小丑帮忙	掉枪花秋娘中计	(159)
第三十三回	姘戏子苦劝陆晚香	扳差头驳倒花筱舫	(164)
第三十四回	杀风景莽客醉飞觞	意缠绵良宵花解语	(169)
第三十五回	暗提调碰和叫局	现开销当面坍台	(174)
第三十六回	说大话满口吹牛	摆双台安心落局	(179)
第三十七回	真急色春宵圆好梦	假堂差黑夜渡陈仓	(184)
第三十八回	还带挡做成圈套	订白头再捉瘟生	(189)
第三十九回	陆兰芬雨后试新妆	方子衡花前申旧约	(193)
第四十回	蓝桥咫尺旧雨不来	芳草天涯王孙归去	(198)
第四十一回	骂瘟生西楼惊好梦	唱骊歌南浦黯销魂	(203)
第四十二回	吃大菜粢花生妙谑	错房间无意遇名姝	(208)
第四十三回	章秋谷痛骂无耻奴	王佩兰暗吃山西醋	(213)
第四十四回	有情人都成新眷属	懊恼记重仿玉台文	(218)
第四十五回	说官话小子无知	困春愁萧娘多病	(223)
第四十六回	争闲气怒掷缠头	恶跳槽气伤名妓	(228)
第四十七回	负心郎黄衫求作合	薄命女紫玉意成烟	(233)
第四十八回	章秋谷惊散野鸳鸯	霍春荣排演花蝴蝶	(238)
第四十九回	方小松演说风流案	贝夫人看戏丽华园	(244)
第五十回	巧姻缘良夜渡银河	杀风景三更飞黑索	(249)
第五十一回	美优伶驳翻堂上官	懦太史不问河东吼	(254)

第五十二回	霍春荣利口受官刑	宋子英丧心施骗局	 (259)
第五十三回	弱书生几成薄幸郎	老学究怒责亲生女	 (264)
第五十四回	拍马屁流氓讨好	抱春愁侠客传书	 (269)
第五十五回	一封书琴心通绿绮	百尺楼黑夜盗红绡	 (275)
第五十六回	真大胆登门报信	假小心曲意邀欢	 (280)
第五十七回	贡春树一棹载名花	章秋谷良宵圆好梦	 (285)
第五十八回	驰宝马争看绿衣郎	博泉庐埋冤曲辫子	 (290)
第五十九回	萧静园输钱重约赌	王云生设计报前仇	 (295)
第六十回	吃大菜贵绅中计	游虎丘画舫嬉春	 (300)
第六十一回	倒脱靴两番骗局	破机关一怒挥拳	 (305)
第六十二回	讨局帐当场出丑	托微波名士多情	 (310)
第六十三回	会审官左袒黑心妇	金月兰不认薄情郎	 (315)
第六十四回	章秋谷有心试名妓	王太史临老入花丛	 (320)
第六十五回	老风流艳福难销	美少年名花独占	 (325)
第六十六回	苦温柔太史多情	空缱绻秋娘薄幸	 (330)
第六十七回	桃花人面惆怅刘郎	细雨斜风重寻关盼	 (335)
第六十八回	花彩云有意骗痴郎	王太史两番逃爱宠	 (340)
第六十九回	兆贵里翰林出丑	春申浦名士吟秋	 (345)
第七十回	好良宵诗征出阁词	留学生弹打章秋谷	 (350)
第七十一回	李子霄他乡逢旧友	辛修甫谈笑讽良朋	 (356)
第七十二回	章秋谷名花成眷属	张书玉陌上遇萧郎	 (361)
第七十三回	李子霄销魂春照夜	沈剥皮拼命死贪财	 (365)
第七十四回	假病危瞒天造谎	打官司教士分家	 (370)
第七十五回	撩云拨雨夜渡银河	辣手狠心朝施毒计	 (375)
第七十六回	假温柔瘟生中计	真恣浴名妓私奔	 (380)
第七十七回	楼空燕子神女成虹	帘卷西风檀郎懊恼	 (385)
第七十八回	洪月娥有心讹曲辫	沈仲思同病劝瘟生	 (390)
第七十九回	论嫖界新小说收场	结全书九尾龟出现	 (395)
第八十回	通关节花钱遭巨骗	捐道员拜客出风头	 (400)

第八十一回	演前文重见九尾龟	醒迷途续成新小说	 (405)
第八十二回	送萧郎南浦赠将离	返故乡天涯留别恨	 (409)
第八十三回	风凄缙帐泣凤悲麟	月冷空房鸾孤鹄寡	 (413)
第八十四回	办交涉庸奴降秩	谄大官观察欺贫	 (417)
第八十五回	负奇冤烈女骂奸雄	溅热血公堂飞白刃	 (421)
第八十六回	归故里堂上奉慈亲	泛轻舟姑苏逢旧友	 (425)
第八十七回	卖风情陌路遇萧郎	感华年高楼圆好梦	 (429)
第八十八回	章秋谷意外得奇逢	贡春树开筵宴良友	 (433)
第八十九回	闯房间流氓横索诈	惩无理名士怒挥拳	 (437)
第九十回	银汉仙槎刘郎惆怅	秋风莼菜张翰归来	 (441)
第九十一回	开花榜名妓占鳌头	掷金钱瘟生游北里	 (445)
第九十二回	红倌人安心施巧计	曲辫子拼命害相思	 (449)
第九十三回	花低月亚虚度春宵	凤去台空可怜良夜	 (453)
第九十四回	陈海秋痛恨范彩霞	章秋谷重游安垵第	 (457)
第九十五回	当冤桶观察开心	吊膀子张园受辱	 (461)
第九十六回	借洋钱硬捉瘟生	呼将伯欣逢故友	 (465)
第九十七回	莺飞草长望断萧郎	添酒回灯重开夜宴	 (469)
第九十八回	范彩霞安心慢客	东尚仁叫局碰和	 (473)
第九十九回	叉麻雀名士讲牌经	卖风情倌人吊膀子	 (477)
第一百回	打茶围乌龟送礼	出奇谋嫖客施威	 (481)
第一百一回	扣局帐陈海秋发标	留夜厢范彩霞中计	 (485)
第一百二回	酒阑人散软语缠绵	送客留髭深情缱绻	 (489)
第一百三回	味莼园遇旧感前游	金小宝寻春逢浪子	 (493)
第一百四回	跳空槽滑头得志	翻醋罐名妓争风	 (497)
第一百五回	祝小春得意占情郎	章秋谷正言讥浪子	 (502)
第一百六回	危崖勒马虚度清宵	宝镜孤鸾枉辜良夜	 (506)
第一百七回	游张园初看髦儿戏	访萧娘又遇意中人	 (510)
第一百八回	情切切蜜意慰檀郎	意绵绵深情回倩女	 (514)
第一百九回	梦巫山良宵圆好事	忆倾城名士苦相思	 (518)

第一百十回	传眉语喜遇秋娘	托微波暗通青鸟	 (522)
第一百十一回	赋高唐东墙窥宋玉	隔巫峰云雨恼襄王	 (526)
第一百十二回	度良宵名花开并蒂	歌白纛病渴过三秋	 (530)
第一百十三回	久安里旧雨续新欢	春申浦高朋宴良夜	 (533)
第一百十四回	弃尘寰烈妇捐躯	征挽联豪绅仗义	 (537)
第一百十五回	看马戏忽逢荡妇	闻狮吼惊散鸳鸯	 (541)
第一百十六回	谋补缺观察入都	受苞苴奸奴作弊	 (545)
第一百十七回	严选政部办吃虚惊	出奇兵名优施巧计	 (549)
第一百十八回	闹相公尚书中计	告病假巡抚归田	 (553)
第一百十九回	思 恣浴名妓嫁衰翁	约空房家奴私爱妾	 (557)
第一百二十回	王素秋看戏轧姘头	柳飞云当场施绝技	 (561)
第一百二十一回	联美眷荡子迷香	破温柔滑头泼醋	 (565)
第一百二十二回	闹茶楼杨慕陶受窘	抱不平章秋谷解围	... (569)
第一百二十三回	大观园流氓争口舌	乐仁里名士见秋娘	... (573)
第一百二十四回	王素秋家庭翻醋瓮	康己生中篝咏新台	... (577)
第一百二十五回	闹花厅白昼敦伦	闯深闺黄昏惊梦	 (581)
第一百二十六回	感风寒中丞卧病	乱人伦令子宣劳	 (585)
第一百二十七回	锡佳名注释九尾龟	写牢骚演说烟花史	... (589)
第一百二十八回	换桃符阳春回大地	喧爆竹风雪度残年	... (593)
第一百二十九回	假漂帐嫖客行权	真索债信人受骗	 (597)
第一百三十回	享温柔误入销金窟	敲竹杠偏遇守财奴	 (601)
第一百三十一回	聚家庭天伦全乐事	度残年骨肉庆团圆	... (605)
第一百三十二回	设华筵良朋守岁	兜喜神名妓迎春	 (609)
第一百三十三回	让房间安心慢客	受讥评当面坍台	 (613)
第一百三十四回	忍恶气冤桶无颜	遭白眼瘟生致病	 (617)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发电信开函惊老母	抱不平疗病出奇方	... (621)
第一百三十六回	抱沉疴三宵占勿药	起乡心千里整归装	... (625)
第一百三十七回	讲嫖经名士高谈	打茶围瘟生吃醋	 (629)
第一百三十八回	洪素卿味良施巧计	章秋谷谈笑破奸谋	... (633)

- 第一百三十九回 闯房间痛骂滑头 驱恩客难为名妓 (637)
- 第一百四十回 感良朋深交铭肺腑 论时艰极目痛山河 (641)
- 第一百四十一回 恨天涯深闺挥别泪 折将离南浦送檀郎 ... (645)
- 第一百四十二回 出吴淞离怀随逝水 走津沽壮志破长风 ... (649)
- 第一百四十三回 金观察夜走宝华班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 ... (653)
- 第一百四十四回 舞衫歌扇清夜无愁 大道青楼良宵载酒 ... (657)
- 第一百四十五回 走章台良宵开夜宴 入花丛蓦地遇无盐 ... (661)
- 第一百四十六回 论交涉清言讥俗吏 纵微辞谈笑说官场 ... (666)
- 第一百四十七回 演活剧刻意绘春情 傲淫风当场飞黑索 ... (670)
- 第一百四十八回 印深情软语留春 谐好事平康选梦 (674)
- 第一百四十九回 遇秋娘一箭贯双雕 卖丰姿春风描倩影 ... (678)
- 第一百五十回 矢从良缠绵倾肺腑 悲身世老大感年华 (682)
-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两调头翡翠共移巢 三鼎足鸳鸯齐比翼 ... (686)
- 第一百五十二回 循旧例双美拥檀郎 闹相公新知结幽愫 ... (690)
- 第一百五十三回 中和园书生听戏 升平班观察开筵 (694)
- 第一百五十四回 吃大菜安心寻绮梦 走歧途着意访名姝 ... (698)
- 第一百五十五回 访天台三士入桃源 定花榜群芳登上第 ... (702)
- 第一百五十六回 伐长亭良朋悲远别 脱火坑名士作冰人 ... (706)
- 第一百五十七回 解腰缠豪情成义举 翻醋瓮冷语试深心 ... (710)
- 第一百五十八回 逢醉鬼狭路动干戈 数前尘花丛谈掌故 ... (714)
- 第一百五十九回 范彩霞歇夏观盛里 陆丽娟独游味莼园 ... (718)
- 第一百六十回 吊膀子淫伶得意 闹包厢戏馆争风 (722)
- 第一百六十一回 双泼醋当场争口舌 单相思狭路劫伶人 ... (726)
- 第一百六十二回 杜春心严亲怜少子 困债台名妓叹穷途 ... (730)
- 第一百六十三回 逢旧侍深宵谈秘戏 索新逋软语媚干娘 ... (734)
- 第一百六十四回 逼残年倌人借债 丧良心小子探囊 (738)
- 第一百六十五回 逐香尘游春驰绮陌 骋飞车奋勇捉瘟生 ... (742)
- 第一百六十六回 巧机关深谋排陷阱 奇遇合豪客入牢笼 ... (746)
- 第一百六十七回 蓄深心连环施妙策 狙缠头反扑出奇文 ... (750)

- 第一百六十八回 假缠绵爱语稳痴人 真懊恼芳心乖宿愿 … (754)
- 第一百六十九回 阻观光无端耍小极 喜同心着意护檀郎 … (758)
- 第一百七十回 发清言高论寄牢骚 访桃源良朋联伴侣 …… (762)
- 第一百七十一回 证心期三生传慧业 听眉语一晌醉风情 … (766)
- 第一百七十二回 赋皇华小星随使节 开绮席大尉遇佳人 … (770)
- 第一百七十三回 慰离绪倾心结幽愫 上手本屈膝拜红裙 … (774)
- 第一百七十四回 暮夜金奸奴行重贿 美人计相国赠明珠 … (778)
- 第一百七十五回 联中外名妓说英雄 闹平康宵人张虐焰 … (782)
- 第一百七十六回 杀风景恶客试尊拳 弃尘寰佳人悲薄命 … (786)
- 第一百七十七回 罡风无赖折柳摧花 眉语彷徨双心一抹 … (790)
- 第一百七十八回 渡银河秋娘联旧好 谐凤侣名士结新欢 … (794)
- 第一百七十九回 真阅历发明攻战术 正比例研究床第谈 … (798)
- 第一百八十回 忆前尘同游钓鱼巷 怀旧事重访莫愁湖 …… (802)
- 第一百八十一回 吃花酒騷儒得意 入乡闹词客观光 …… (805)
- 第一百八十二回 闹新闻撞墙翻瓦罐 洒霜毫论史出奇文 … (809)
- 第一百八十三回 传急电游子还乡 开花榜庸奴得赂 …… (814)
- 第一百八十四回 挥别泪红杏嫁东风 讶奇遇仙云吐华月 … (818)
- 第一百八十五回 辛修甫良宵逢旧识 汤媚娘薄命堕风尘 … (822)
- 第一百八十六回 证前因深情结遥誓 出奇计险语试倾城 … (826)
- 第一百八十七回 甘同梦永夜听鸡声 困洪波长堤成漏泽 … (830)
- 第一百八十八回 悯哀鸿仁人兴义举 泛明湖好景入诗囊 … (834)
- 第一百八十九回 吞存款市侩昧良 萎慈萱北堂弃养 …… (838)
- 第一百九十回 章秋谷闭门守制 祁祖云挟忿兴谣 …… (842)
- 第一百九十一回 救灾黎大开赛珍会 放焰火普照不夜城 … (846)
- 第一百九十二回 阻星期曲房惊好梦 行酒令东阁宴嘉宾 … (853)

第一回

谈楔子演说九尾龟 访名花调查青阳地

龟有三足，亦有九尾。《尔雅》注云：南方之龟有九尾，见之者得富贵。古来麟凤龟龙，列在四灵之内，那乌龟是何等宝贵的东西！降至如今，世风不古，竟把乌龟做了极卑鄙齷齪的混名，妇女或有外遇，群称其夫为“乌龟”。这是个什么讲究呢？大抵也有一个来历，诸公静听，待鄙人慢慢的说来。

从前管仲设女闾三百，以为兵士休宿之所，这便是妓女的滥觞。唐时官妓多隶教坊，设教坊司以管领女乐。那教坊中的人役，皆头裹绿巾，取其象形有似乌龟。列公试想：那乌龟一头两眼，不多是碧绿的么？还有取义的一说，是龟不能交，那雌龟善与蛇交，雄不能禁，因此大凡妇女不端，其夫便有乌龟之号。在下这部小说名叫“九尾龟”，是近来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这贵官帷薄不修，闹出许多笑话，倒便宜在下，编成了这一部《九尾龟》。

闲话少提，书归正传。且先将一个风流才子架弄登场，好为诸公解秽。正是：

莫把酒杯浇块垒，且将绮梦说莺花。

且说这名士姓章，单名一个莹字，别号秋谷，江南应天府人氏，寄居苏州常熟县。生得白皙丰颐，长身玉立。论他的才调，便是胸罗星斗，倚马万言；论他的胸襟，便是海阔天空，山高月朗；论他的意气，便是蛟龙得雨，鹰隼盘空。这章秋谷有如此的才华意气，却又谈词爽朗，举止从容，真个是美玉良金，隋珠和璧，一望而知他日必为太器的了。

只是秋谷时运不济，十分偃蹇，十七岁便丁了外艰。三年服闋，便娶了亲。他夫人张氏，身材不长不短，面孔不瘦不肥，虽不是绝世佳人，恰也不十分丑怪，但是性情古执，风趣全无。若在别人，原也不至夫妻反目，无奈秋谷倚着自家万斛清才，一身侠骨，准备着要娶一个才貌双全的绝代名姝，方不辜负他自家才调，娶了这等一个平庸女子，叫他如何不气？气到无可如何之际，便动了个寻花问柳的念头，就借着他事，告禀了太夫人，定了行期，收拾行李，便登舟往苏州进发。

不一日到了苏州，在盘门外一个客栈名叫“佛照楼”的住下。那苏州自从日本通商以来，在盘门城外开了几条马路，设了两家纱厂，那城内仓桥滨

的书寓，统统搬到城外来，大菜馆、戏馆、书场，处处俱有，一样的车水马龙，十分热闹。

秋谷落栈之后，歇息了一日，不免往书场、戏馆去涉猎涉猎。坐了几天马车，吃了两回大菜，觉得苏州马路的风景不过如此，与上海大不相同，虽然灯火繁华，却时时露出荒凉景象。日间欢场征逐，自有那一班朋友声应气求，到也并不寂寞，只是到了酒阑人散之时，客舍独居，孤灯相对，你道这样风流人物，怎生消受得来？

一日夜饭后并无应酬，信步出栈望马路走来。见那来往兜圈子的马车上坐的那些倌人，真是杨柳为眉，芙蓉如面。同着客人坐在一车的，更是佯嗔娇笑，情态动人。只苦的自己初到苏州，并无熟识，只得走到一家书场名叫“余香阁”的，走了进去，拣张桌子泡茶坐下，细细的打量台上倌人。只见左首第三座上坐着一个倌人，年纪约十六七岁，珠光侧聚，珮响流葩，眉锁春山，目澄秋水，那粉颊上晕着两个酒涡，似笑非笑的低头敛手，坐在那里弄衣角儿。秋谷一眼看见，吃了一惊，那双眼睛就如被他勾了去的一般。登时神魂不定起来，便呆呆的看着他。

一会儿，那堂倌在傍凑趣，低低的问秋谷道：“这倌人名叫许宝琴，名气很大。今年尚只十六岁，唱得好一口京调。老爷可要点他两出？”秋谷不答，只微微的点一点头。堂倌便如飞去取了粉牌过来，并拿一枝笔递给秋谷。秋谷提起笔来，写了两出《朱砂痣》、《琼林宴》的京戏，《卖花球》、《白兰花》的两支小调，顿时喊上台去。原来苏州规矩与上海不同，点戏是当台招呼的。

那倌人听有客人点戏，抬起头来，飘了秋谷一眼，又微笑一笑，只觉媚眼横波、红潮上颊，越显得光容绰约、丰彩飞扬，喜得秋谷色舞眉飞，十分得意。又见一个年轻大姐，手拿着银水烟袋，下来装烟，便问秋谷尊姓，随即应酬了几句，秋谷一一的回答了。

此时许宝琴抱着琵琶，弹了一套开片，背脸儿亢起娇声来，虽不是裂石穿云，却也引商刻羽。唱过一段《朱砂痣》，便把琵琶捺低一调，低低的唱那小调《白兰花》。唱到关情之处，星眸低漾，杏脸微红，把眼波只顾向秋谷溜来。台下看客齐声喝采，到把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来。

一会宝琴唱完，对那大姐使一个眼色，那大姐便又下来装了几筒烟，说声：“对勿住，停歇请过来！”便扶着宝琴姗姗面去。临行之际，又向秋谷一笑，方才下楼去了。秋谷急叫堂倌算好了帐，立起身来跟下扶梯。许宝琴还来上轿，立在门口。见秋谷匆匆的下来，含笑招呼道：“章大少，啥勿一淘到

倪搭去嘎！”秋谷答应道：“我正要去坐坐，你叫大姐同我去罢。”宝琴便叫那大姐道：“阿仙，格末倪先转去哉，耐同仔章大少要就来格噻。”阿仙答应一声，宝琴便上轿走了。

秋谷同着阿仙一路问答，慢慢的走过了甘棠桥。秋谷早看见了许宝琴的牌子，便进门登楼，相帮叫了一声：“客人上来！”宝琴早换了衣服，接到扶梯边，秋谷携了宝琴的手，同进房来。抬头一看，房间虽然不大，收拾得十分富丽。

秋谷便在炕上坐下。宝琴敬过瓜子，细细的打量秋谷。正是二月初天气，见他穿着一件白灰色灰鼠皮袍，玄色外国缎草上霜一字襟坎肩，外罩天青贡缎洋灰鼠马褂，颜色配搭得十分匀衬。长眉凤目，白面丰颐，英爽之气，奕奕逼人。觉得眼中从未见过这样人物，不觉亲热起来，挨着秋谷身旁坐下，应酬了一回。秋谷看他言语之间尚觉有些羞涩，便知初入青楼，不是那林黛玉、翁梅倩一流人物。又见他低颦浅笑，顾盼生怜，不由心花大放，便向宝琴说道：“我今日虽然还是第一次来，竟要在这里请几个客，不知房间可空不空？”宝琴笑道：“只要大少肯照应倪，是再好勿有格事体，倪阿有啥倒勿肯格？”便回头叫房间里娘姨，交代一台菜下去。

秋谷叫拿笔砚过来，写好请客票。发去不多一刻，客人陆续到来。发过局票，秋谷叫起手巾，其时台面已经摆好，大家入座。其中恰有一位客人，是秋谷最敬重的朋友，双姓东方，单名一个瑶字，又号小松。生得仪容俊雅，眉目风流，素有璧人之目，同秋谷意气相投，时常会面的。当下到了席中，一眼先看见了许宝琴，山花宝髻，石竹罗衣，神彩惊鸿，珮环回雪，不觉呆了一呆。又见秋谷与他非常亲热，眉语目成，又如飞燕依人，夭桃初放，便大笑道：“秋谷说苏州地方并无相好，这位贵相知难道是天外飞来的不成？快快实说，是几时做起，为何瞒着我们，是何道理？”秋谷尚未开口，宝琴早已两颊通红，扭转身子，恰好与小松打个照面，更加不好意思，低下头去，口中咕嚅道：“耐笃总是实梗瞎三话四，阿要无淘成，倪是要板面孔格。”秋谷听了好笑，便道：“这位方大少，天生的不老成，没有好话说的，你只当他放屁就是了。”又向小松道：“我向来作事从来瞒你，此处我实是今日第一回来，在余香阁点戏之后，钉梢回来的。你不信，只顾问房间里人便了。”那房间里娘姨阿彩、大姐阿仙，一齐说道：“方大少，勿要勿相信。轧实章大少是今朝做起格勒，倪阿肯骗耐嘎。”

小松听了，方才相信，想了一想，又摇摇头道：“我只不信。既然是今天

做起，为甚你们先生的神气，倒像与章大少是老相好一样，是何道理？”小松说到此际，早被秋谷捏了一把，使个眼色，小松方才住口。秋谷悄悄埋怨他道：“你取笑也要看地方起的。我今天初次在此请客，你便如此胡言乱语，倘被他真个板起面孔来，你我岂不大家没趣？”小松笑道：“你不要来吓我，我是不怕的，你只好好的叫他转个局，我便不开口了，你肯不肯？”秋谷不觉大笑道：“原来你说了半天，是要割我的靴腰，何不早说，恰要绕着弯儿说呢？”便叫宝琴转过去坐在小松旁边。宝琴抬起头来，着实钉了秋谷一眼，也不言语。秋谷又催一遍，宝琴方才对着小松说道：“方大少，对勿住。倪间搭格规矩：一帮里客人勿做两个格。阿好谢谢耐，勿要扳倪格差头。倪情愿吃子一杯罚酒末哉。”说罢，便叫阿仙取出一只鸡缸杯来，斟了一杯热酒，立起身来，将杯照着小松，竟自吃干了。小松倒也无可再言。停了一会，忽然笑道：“可恶可恶，我在堂子里头顽儿，总弄你这促掐鬼不过，你总要占个上风，究竟我同你是一样的人，难道我短了什么不成？”说着，又问宝琴道：“你看我们两人，倒底谁的风头好些？”宝琴听小松说得好笑，不免面红一笑。暗中又飞了秋谷一眼，早被对坐的客人名叫孔伯虚的看见，便笑道：“据我看来，秋翁与小翁二人正是工力悉敌，可算得瑜亮并生，一时无两。只是宝琴的意思有些看不上小翁，或者小翁的内才短些，比不上秋翁的精力，那我们外人就无从晓得了。”说得合席大笑起来。恰好各人的局陆续到了，彼此打断了话头。

酒过数巡，小松鼓起兴来，便要摆五十杯的庄。秋谷微笑道：“你这种的酒量也敢摆庄？待我来打坍你的。”于是攘臂而起，正与小松旗鼓相当。旁坐一个姓吴的劝道：“五十杯太多，留几杯等别人来打，你打了二十杯罢！”秋谷依了，便与小松五魁三元的叫了一阵。二十杯庄打完，秋谷自己也输了十五六杯，秋谷慢慢的喝了十杯，还有五杯，便折在一个大玻璃缸里，回过身来递与阿彩，叫他代饮。阿彩刚刚接过，早被宝琴劈手夺来，一口气咕嘟嘟的竟喝了一个干净，面上早红晕起来，放下杯子，那两只秋波水汪汪的更加了几分风韵。小松只顾与别人撺拳，竟不理睬。秋谷却是留心的，见他杏眼微伤，桃腮带涩，心上觉得好生怜惜，只是说不出来，便低低的合他说道：“你何苦这样拼命的喝酒，喝醉了便怎样呢？”宝琴微笑不答，秋谷更是魂销。两人相视了好一会，小松的庄早已打完。小松除代酒外，自家也喝了三十余杯，觉得有些沉醉，从腰间掏出一个表来一看，早已指到十二点三刻了，便道：“时候不早了，我们散罢！好等你们两人细细的谈心。”上过干稀饭，各人都掏出两块洋钱放在桌上。秋谷也取出下脚四元，添菜两元，一齐放在台

上。相帮进来收拾台面，把洋钱数了一数，七个客人共是十四块，一总二十块洋钱，便高叫一声：“多谢各位大少。”拿了洋钱出房去了。

看官且慢，你道此是什么规矩？原来姑苏书寓规条，大凡请客，须每位客人出台面洋两元，谓之“丢台面”。朋友请吃花酒，若非素日知己，不肯到场。因非但赔贴局钱，又要现丢台面，绝非上海请吃花酒，客人到了就算赏光的风俗。再如上海碰和一概十二元，苏州却无论长三幺二均是八元。以前上海青楼风俗，凡生客进门，信人必唱京调或小曲一支，名为“堂唱”，恰须现钱开销。现在上海此例已除，姑苏却至今未改，这是苏、沪不同之处。在下预先一一申明，免得要受看官的指摘。

只说客人散后，只有秋谷未曾回去，就在那里借了一夜干铺。名说干铺，只怕明干暗湿也未可知，不在话下。

秋谷睡至晌午，方才起来，洗漱已毕，待要回栈，宝琴叫相帮到正元馆端了一碗一钱六分生炒鸡丝面来，让秋谷吃了；又亲自替秋谷梳了一条辫子，方才放他下楼，又叮嘱他晚上要来。秋谷一一答应了，自回栈去，仍就睡了。约至三下钟，方睡醒起来，随意吃些东西。正待出去，只见许宝琴家的阿仙笑嘻嘻的走进来，道：“章大少，阿是刚刚起来勒？倪先生到书场浪去哉，请耐去点戏。”秋谷也无可不可的，同了阿仙走到余香阁。

正待上楼，只见一顶信人轿子停在门前。眼前觉得毫光一闪，走出一个信人来，穿一件黑地银花外国缎灰鼠皮袄，下衬品蓝花缎裤子，玄色缎子弓鞋不到四寸，眉眼虽比许宝琴略逊，那一种的丰姿袅娜，骨格轻盈，却比许宝琴更加妩媚。秋谷立在扶梯边，一直等到他上了楼，目光尚有些定定的，被阿仙从后推了一把，道：“阿是看得头里向有点浑淘淘哉，快点上去哩！”秋谷被他一推，吓了一跳，不觉自己好笑，便走上扶梯，拣一个座位。刚刚坐下，堂信早送了点戏牌过来。秋谷且不点戏，问着堂信，那外国缎袄的叫甚名字。堂信道：“他住在谈瀛里，名叫花云香，还是新近从上海来的，章老爷可要也点他两出？”秋谷要过笔来，便写了《二进宫》、《龙虎斗》、《探寒窑》、《铡美案》四出，都要花云香与许宝琴两人合唱。

堂信喊了上去，花云香听得分明，回头一看，就是楼梯边的相遇人，不免低头一笑，随叫娘姨下来装烟。许宝琴却着实的钉了秋谷一眼。秋谷虽也看见，并不理会。花云香先和了弦，唱出一段《二进宫》。许宝琴随接唱下去，唱到末尾一句，两人一齐背过脸去，把琵琶放高一调，全用轮指合唱。那一声摇板却唱得顿挫抑扬，十分圆稳。秋谷喝一声采。随后又合唱了一出《铡

美案》，许宝琴便先起身走了。只有花云香又独唱一出《探寒窑》，那喉咙愈唱愈高，愈高愈亮，唱到极高之后，一落千丈，就如银瓶落井一般，落到一半却又陡然提起，又如鹤唳入云，声声摇曳，真是珠喉遏月，逸响回风。只听得台下喝采之声轰然不绝。秋谷异常得意。花云香唱完之后，方才立起身来，正走秋谷面前经过，向秋谷点一点头，下楼去了。

秋谷见他走了，无精打采的付了帐，慢慢的下来。才到楼下，不防阿仙候在门口，便一把衣袖拉了秋谷，一直拉到甘棠桥，进门推他上楼。只见宝琴欲笑不笑，一付尴尬面孔，道：“章大少，耐倒有功夫到倪搭来坐坐，啥勿到花云香搭去嘎！”秋谷听了笑道：“你们这班人实在难说话得狠。叫了我来，又叫我到别处去，我就依着你的吩咐，到花家去。”说着，假做回身要走，早被阿仙一把拉住，说道：“耐阿要好意思格！花家里明朝去末哉，倪搭小场化，委屈耐点阿好？”宝琴接口说道：“耐放俚去喏，看俚阿好意思走出去。”秋谷呵呵笑道：“你们不要我去，也就罢了，何必做出许多生意筋络来。”一面说，一面坐下。

宝琴问道：“阿要吃夜饭哉，就倪搭便饭，去叫仔两样菜阿好？”秋谷正待写菜去叫，只听楼下喊声“请客”。把请客条子递将上来一看，原来是小松请到如意里金黛玉家，上面写着“客齐坐候入席”，秋谷便立起身来。阿仙便说道：“章大少，阿要带局去罢，省得来叫哉。”秋谷点头道：“也好。”因如意里与许家只隔一桥，便不用轿子，催许宝琴换好了出局衣裳，二人携手出门。

到了金黛玉家，问了房间，恰在楼下。小松早在房门口招呼，进房坐下，满房客人都与秋谷相识，不用套谈。小松见秋谷同着宝琴，便道：“你带局来，倒也简便，可还叫别人么？”秋谷因叫小松代写了一张花云香的局票，一同发去。

少时，大家入席，花云香早姗姗其来，进房含笑叫了一声，便坐在秋谷身后。秋谷不及应酬，便留心打量金黛玉的妆束。只见他：淡扫蛾眉，薄施脂粉，穿一件蜜色皮袄，衬一条妃色裤子。风鬟雾鬓，虽非倾国之姿；素口蛮腰，稳称芳菲之选。那边小松见了花云香，也打量了一会，忽嚷道：“不好了，又被你抢了一个去了！怎么我到处留心，总没有好的；你遇见的，总是好的呢？”秋谷道：“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脾气？今天是你自己的主人，劝你少说两句罢！”说着，金黛玉起身斟了一巡酒，众客人的局也来了。花云香先唱了一出《取成都》。唱完了，对秋谷说声“献丑”，秋谷说声“辛苦”，便慢慢

的谈起来。两人咬着耳朵不知讲些什么，许宝琴却看着冷笑。偶而秋谷回过身来同宝琴说话，宝琴却只是扭过身去，不肯理他。

秋谷正在没做理会处，小松斟了一大杯酒要与秋谷照杯。又笑道：“知己希逢，佳人难得，你快干了这一杯。”秋谷猛然听得，触起他的心事来，长叹一声，举杯一饮而尽，口中高吟道：“此时此景不沉醉，岂待三尺蓬蒿坟。”与小松彼此相对黯然。停了一回，小松方勉强笑道：“我们原是寻乐的，怎么倒寻起烦恼来呢？我与你还是喝酒罢。”秋谷也不回言，自己斟了一杯，又高吟道：“今日少年若长在，古之少年安在哉？”就又干了一杯。

花云香看见秋谷无故不乐，心中觉得十分难过，却又替他不得，便咬着秋谷耳朵道：“耐勿要煞死个吃酒哉，到倪搭去坐歇罢。耐坐仔我个轿子去阿好？”秋谷只点点头。花云香便叫自己的轿子来，亲手将秋谷扶在轿内。自己也立起身来，跟着走出，叫一部东洋车，傍着轿子同走。秋谷也不顾许宝琴，竟自到花家去了，连主人方小松都未招呼。正是：

名士风尘多涕泪，美人香草寄牢骚。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真抑塞粉墨登场 假从良姑苏遇旧

只说方小松见秋谷不辞而别，也晓得他别有伤心，无从劝解，当下草草终席，小松便进城去了。秋谷自从坐着花云香的轿子，同到花家之后，便常在许、花二家走动，许宝琴虽只心中不悦，也无可如何。

开筵坐花，飞觞醉月，不觉已是一月有余。一日夜间，秋谷在花家吃过夜膳，想到二马路丹桂去看戏，便同着云香走出谈瀛里。那丹桂就在谈瀛里对门，不用轿子。走到戏园门口，案目认得秋谷，慌忙同了进去。苏州戏园没有厢楼，就在正桌坐下。

那时台上正在演那《翠屏山》，周凤林扮着潘巧云，虽然年纪大些，台容倒还不错。筱荣祥扮的杨雄，陈云仙扮的石秀，却也工力悉敌。末后陈云仙一路单刀，身眼手步，一丝不走，舞到妙处，就如一片电光，满身飞舞。秋谷见了高兴起来，忽然发一个奇想：自己想要粉墨登场，出一出胸中的郁勃之气。原来秋谷自幼投师习武，拳棒极精，等闲一二十人近他不得。打定主意，叫了案目过来，叫出开丹桂的老板郝尔铭走到座前。秋谷向来认得，便同他商议，要点一出《鸳鸯楼》，叫陈云仙扮武松，到那舞刀的一场，让秋谷自己登台试演。一场舞过，仍叫陈云仙上场。郝尔铭听了也觉诧异，踌躇一会，方才答应道：“照例是没有这个规矩，不过既是章老爷高兴，云仙又是我的徒弟，不比外来的武生，不妨迁就。”秋谷大喜，便取出两张十元的钞票交给他说：“这就算点戏的钱，我既硬出了这个新鲜主意，自然要多出些钱。”郝尔铭随意谢了一声收下，便走了进去，早见挂出一面点戏牌来。随后《翠屏山》唱完，便是《鸳鸯楼》出场。陈云仙仍扮武松，那脱靠的一场解数，筋斗跌扑，十分伶俐。此时秋谷早已走进戏房，打扮去了，花云香拦阻不住。

少时，陈云仙下去，只听得锣声一响，那板鼓的声音，打得犹如飘风疾雨一般。值场的掀开软帘，秋谷执刀在手，迅步登场。花云香见了，呆了一呆，觉得另换了一副英武的精神，绝非秋谷平时缓带轻裘的态度。只见他头扎玄缎包巾，上挽英雄结，身穿玄缎密扣紧身，四周用湖色缎镶嵌着灵芝如意，胸前白绒绳绕着双飞蝴蝶，腰扎月蓝带子约有四寸半阔，上钉着许多水钻，光华夺目，两边倒垂双扣，中间垂着湖色回须，下着黑绉纱兜裆叉裤，脚

登玄缎挖嵌快靴，衬着这身装束，越显得狼腰猿臂，鹤势螂形。再加头上用一幅黑纱巾当头紧扎，扎得眼角眉梢高高吊起，那一派的英风锐气，直可辟易千人。加以秋谷出身贵介，天然台步从容，拳棒精通，自尔功夫圆稳。此时台上台下，眼睁睁的都看着秋谷一人。

秋谷左手擎刀，用一个怀中抱月的架式，右手向上一横，亮开门户。霍地把身子一蹲，“拍”的一声，起了一个飞腿，收回右腿，缴转左腿，旋过身来，就势用个金鸡独立，右手接过刀来，慢慢的舞起。初时还松，后来渐紧。起初还见人影，后来只见刀光。那把刀护着全身，丝毫不漏，只看见一团白光在台上滚来滚去，却没有一些脚步声音。说时迟，那时快，猛然见刀光一散，使一个燕子衔泥，这一个筋斗，直从戏台东边直扑到台角，约有八九尺，那手中的刀便在自己脚下反折过来，“呼”的一声，收了刀法，现出全身，面上不红，心头不跳，仍用怀中抱月，收住了刀。正待进去，忽听得喝采声中，有一个妇女的声音十分清脆，高叫一声：“好呀！”

秋谷诧异起来，回头一看，只见二排上坐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子，衣装娇艳，态度妖娆，面目有些相熟，好像那里见过的一样。一双莹莹的眼波，只注在秋谷身上。照例武松舞刀一场，便要进去，此时秋谷见他看得认真，故意卖弄精神。好个章秋谷，另使出一番解数，把腰刀插在背后，空手开了一个四门，忽然左右开弓，连扑两交筋斗。翻过身来，脚跟尚来着地，那把明晃晃的刀早掣在手中。这路刀法，与前更是不同，风声飒飒，冷气飕飕，刀光映着灯光，异常精采。这一路刀舞有半刻余钟，方才收住。进场换了衣服，下得台来，并不见一些儿杀气威风，依然是一个风流才子，台上仍换了陈云仙上场接演。

那知这一路刀，虽然不打紧，却引出一个人的故事来，就是那喝采的女子。你道是谁？就是三年前盛名之下的大金月兰。

这金月兰自从十七岁梳拢之后，不到一年，便有一个杭州黄大军机的长孙公子名叫黄伯润的，看中了他，花了八千银子的身价将他娶去，做了一位现现成成的姨太太。这位黄公子年方二十，正妻亡过，尚未续弦，性情极是温和，眉目也还清秀。家财巨万，门第清华。至子服食起居，更是一呼百诺，要一奉十。论起来，这金月兰也该自家知足，跟他过了一生。倘或生得一男半女，怕不是一位诰命夫人？岂非天外飞来的一段福分？

无奈上海这些做馆人的，骨相天生，万不能再做良家妇女。这班馆人，马夫、戏子是姘惯了，身体是散淡惯了。性情是放荡惯了，坐马车，游张园，吃